



(视觉中国)

闽南的年味

■倪怡方

前几天进市区，拐过南俊路口，听见几个小孩在用闽南语哼着歌谣：“廿三，祭灶公，廿四，扫厝内……”童声咿咿呀呀，唤起我的记忆，哦，年要到了。

少时的年味，印象最深的是在老城区的金鱼巷宿舍里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，她围着围裙，双臂还套了袖套，她炸醋肉、炸鱼，那沾了番薯粉的瘦肉、鲜鱼经她的手，分别滑进沸腾的油锅里，一时间，厨房和走廊过道便充盈着醋香、肉香和鱼香的霸道气息，还有邻居们家

里飘来的炸菜粿等香味，各种各样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、碰撞、融合，让人觉得安稳、富足，那是种实实在在的烟火气。

让我着迷的还是蒸年糕的时辰。那时候，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，蒸笼里的水汽弥漫开来，把厨房里昏黄的灯光烘托得更为温暖。母亲常常叮嘱我守在蒸笼旁，静听那一声最动听的声音——“嘀嗒”，它像时间的一个小小逗号，母亲说，那是“年糕在唱歌”。有时候，我会守到差点儿打盹，而那股甜糯的、饱和的蒸汽浩浩荡荡地涌出时，年，便在这甜香

的氤氲中，熟透了。

那时候的红，不光是对联，还有粘在水仙花枝头的小红纸圈，举在手中的小灯笼，点燃后扔到脚下的鞭炮和向长辈们恭喜后得到的小红包……那些红，亮眼、喜气，映衬着人们的笑脸，象征着吉祥如意。除夕夜，全家人围炉吃完年夜饭，便围在电视机前等着那台春节联欢晚会，那种紧密的、温暖的“在一起”的感觉，和电视机里的欢歌笑语，窗外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，酿成了人世间最温馨的团圆美酒！

有一阵子，年味悄悄稀释了，竹帚换成了吸尘器，油锅声也被酒店的定制套餐取代了，春联还在贴，却不是银行、商家馈赠，除夕夜一家人依旧团聚，不少人却忙于低头手机刷屏，将一桌子的珍馐和亲人，虚化成了背景。

直到这几年，家乡泉州的名字，再次被“非遗古城”“美食之都”名片擦亮，一些沉睡的根须重新苏醒。西街、府文庙、天后宫、洛阳桥、埭埔村……到处都涌动着八方来客的身影，直播、打卡、簪花、品尝美食小吃，来古城过大年也成了众多游客的不二选择。

忽然，我有些明白了，那些被我们怀念的，或许从来不只是食物之味、红纸之色、喧腾之声，也不只是除尘时对洁净秩序的祈愿，不只是守候蒸笼时的那份耐心，不只是油锅沸腾时对丰饶的笃信，更重要的是全家人紧密依偎，在一起的温馨感觉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为一扇明窗留出时间，为一句乡音而流连驻足，为一块古早味的甜粿而由衷地感动。

闽南的年味，永远在家乡的每个角落，为我们蒸腾着那缕熟悉而永恒的甜香。

囡仔爱年兜，大人乱糟糟

■黄必良

“囡仔爱年兜，大人乱糟糟。”这是闽南的过年俗语，也是闽南年最真切的样子。从盼年的囡仔，到忙年的大人，我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。每年一进腊月，囡仔的期盼，却藏不住半分——眼珠子亮闪闪的，总忍不住往日历上瞟，数着日子盼新年，穿新衣。

真正的“乱糟糟”，是从除尘开始的。阿母把竹枝捆在长竹竿上，头巾包得严严实实，活像要出征的将军。长帚一挥，梁上的积尘簌簌往下落，在窗格子漏进来的光里翻涌，像一层金色的薄雾。我们起先还装模作样帮着搬凳子、挪物件，没一会儿就耐不住性子，在灰尘里追跑打闹，把阿母刚扫拢的灰堆踢得七零八落。“恁囡仔！”阿母的骂声追着我们跑，话音里却裹着笑。水声哗哗，拍打声啪啪，咳嗽声混着笑闹声……乱是真乱到了家，可这乱里，偏偏藏着一股子热腾腾的活气。等一切收拾停当，洗过的红砖地泛着水光，木桌子露出原本的纹路，整个厝内像褪了层旧皮，清清爽爽，亮堂了许多。大人累得扶着腰直捶，我们却在空荡荡的厅堂里跑得更快——心里早盼着，这清爽

的厝内，很快就要被满满的年货填起来了。

最勾人的“乱”，总在厨房里。油锅滋啦啦响个不停，炸带鱼的焦香、炸醋肉的酸香、炸枣的甜香，缠成一股绳，勾得人魂儿都要从腔子里飘出来。阿嬷在灶边蒸粿，灶火在膛里悠悠烧着，像哼着绵软的小调。她不时掀开笼盖，手指在氤氲的雾气里轻轻一按——这是阿嬷看火候的老功夫。甜粿出笼时油亮亮的，发糕顶上鼓出一朵朵“花”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，开得越盛，阿嬷的笑纹就越密。我们像一群饿慌了的小麻雀，扒着厨房门框探头探脑。阿嬷总会切一块温热的粿边塞过来：“尝尝，甜不甜？”糯米的清甜混着蕉叶的淡淡微涩，在舌头上慢慢化开——这味道，就是年的底色啊。

到了除夕，这份“乱”反倒悄悄收了。年夜饭的时刻，火锅炉子咕嘟咕嘟响，白汽蒙了每个人的脸，暖烘烘的。平日说出口的惦念，说不出的欢喜，都藏在夹菜、递碗、添汤的小动作里。外头不知谁家的鞭炮，“砰——啪——”的声响炸在夜色里，反倒衬得屋里更暖，更静。

子时一过，就是新年。拿着大人给的压岁钱，我们攥着钱冲到外

头，冷空气混着淡淡的火药味直往鼻孔里钻。跑啊，笑啊，喊啊，心里的欢喜满得要溢出来。那一刻只觉得：过年真好，当囡仔，真好。

许多年后，我也成了腊月里忙得脚不沾地的大人。扫房、办年货、蒸粿炸物，样样亲力亲为，手忙脚乱的时刻，忽然就懂了当年阿嬷和阿母的心思。

囡仔爱的年兜，是现成的热闹——糖是甜的，炮是响的，新衣裳是鲜鲜亮亮的，只管伸手接，只管开怀笑。

大人忙的年兜，是把这份热闹，一点一点攒起来。那看似乱糟糟的忙碌里，有灰尘扫净的清爽，有油锅滚沸的丰足，有香烟缭绕的心愿，有对家人的惦念。最后这所有的心意，都落在年夜饭的热气里，落进一桌热腾腾的饭菜里，平平实实，温温暖暖。

囡仔的年，是接过一串响亮的爆竹，只管欢喜；大人的年，是默默备好那挂爆竹的竹竿，默默张罗。一个在前头笑，一个在后头忙。这话哪里只是说过年呢？说的分明是日子本身——世间的日子，总要有有人当囡仔，有人当大人，一代又一代，在这人间烟火里，把年守着，把日子过着，把这份温暖与期盼，安安稳稳传下去。

拾兜除尘的往事

■庄俊娥

我们这里的春节一般是从腊月二十左右一直过到正月十五。这段时间大多比较冷，因为家乡靠海，风通常是很大的，一阵阵地挤进了门缝窗隙，吹起哨子也是毫无顾忌的。要说过年，家家户户都是从洗洗涮涮开始，也算是一年中忙碌的时候了。年前收拾东西还需小心翼翼，不能打碎东西，一旦打破了碗呀，杯子什么的准得遭大人一顿狠骂，还要念上一句——碎碎平安。

冬天里，阳光总让人觉得很亲。那些有暖阳的日子是年前除尘的绝佳时候。除尘也是有讲究的，一般是由高处至低处清扫。最先清扫的当然是房顶上的那些大多早已破落的蜘蛛网了。扫蜘蛛网的工具很特别，用从山野里割来的长长的芒草，把芒草排成笊帚的模样，再用旧衣服撕成的布条一圈又一圈地捆得紧紧的，最后绑上细长且长的竹竿，扫除的工具就这样做成了，简易又实用。扫除前，母亲会包上花头巾，用塑料膜把屋内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的，她站在一把木方椅上，来来回回挥动着那自制的扫帚，扫完一处就下来挪动一下椅子，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把房顶扫了个遍。积了一年的尘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撒在了母亲的头巾上，落在了洁白透明的塑料膜上，阳光透过屋顶的小玻璃斜射进屋里来，在光中飞扬沉浮的粉尘似一群群追赶的小娃，无拘无束。那些倏忽溜走的蜘蛛也不见了，蜘蛛网粘在芒草帚上早已没了最初的样子。

扫完房顶开始清理屋内各处，不放过任何东西，不漏过任何角落。那时的床像小戏台一般，床身上架着高高的四角的木架子，床栏上有的雕花，有的画上了很有意思的人物故事图，也有画花鸟的，最常见的是喜鹊，长长的尾巴高昂着头，喜气洋洋……床栏擦得比较快，而那高高的四角床架缝隙特别多，都是粉尘积聚的地方。母亲一脚踏在床沿，掂起脚，高高举起手，吃力地擦洗着，费了好些劲，换了好几遍水才能擦干净。我记得家里的那些缸子簸箕什么的都要擦净洗好晾干。然后就是拆被子洗被子、洗窗帘这些了，当然那是要选天气极好的时候了。

扫除的那些事就是辞旧迎新的最直接的表述了。扫除一天是干不完的，活儿很杂，什么都得是锃亮的。迎接新年的到来，一切都必须是一尘不染、洁净如新的。

等又见了门前春花，又见了夏天的阳光从房前顺着屋顶又落到屋后，又见过秋天的寒露偷偷抹湿了我昨日晒在窗台忘了收进屋的布鞋，哪天北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吹过来时，大概是年又近了。

而今母亲年岁已高，干不了那些爬高爬低的事了，但她依然记挂着年前除尘的事，就在昨日她又提及了。除尘辞旧岁年年都有，人间烟火事照亮了人的一生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